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長八刺潭三年... 環之九里... 自陵林... 因東... 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投賓客之選者燕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 本舖... 堂成而勝大奇... 其建... 慶...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 廊... 忽... 松柏... 杉... 被之... 美... 戴氏... 嘗以文行... 率所賓... 謝... 貢之... 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歎好孔氏書旁其壯文... 莫不... 統以至

虛為極得受天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其是
公之遠而尊效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關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戴氏以泉
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磔粹居日與之娛則行宜
益高乎宜其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頌其內又揚于時
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長公刺澤得其政為東
池得其勝殺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
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警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
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巖山洄江四出如一秀奇競秀
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
立四野野之左曰白龍水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裴公臨桂
邦都督下七州諸軍州事盜道姦萌德惠敷施春年政成
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
吏登茲以嬉觀望收長
亭間壤
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墜臨嵐令輝旋
視其自常所未觀倏然互見
者皆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宇垂阿步履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
右列間館比舟為與與波弄降苞瀛山含龍宮
所大蓄在亭內
游物真際則抗丹檻於廻豁出風樹於
日出扶桑雲飛蒼梧霞霞島霧來助
又吞

山

以夜列星下布顧氣迴台遠然萬象若與安期羨門
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在伏浪讓以推高是
不者早既成以無歡極而實成曰昔之遺勝樂者必於深山
窮令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於城拔閣
顧一日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
人之心目其果有遠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豈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環觀瞻非是則之曠不足以極是非人之鑒不能
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以久矣而後之於余余其可以無藉
乎

嵩州馬退山

嵩州馬退山者李德裕所創也
又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
即松之筆

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具山翠然起

於莽蒼蒼之中於莽蒼蒼之中 駢奔野負

切六巨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

若星拱蒼翠詭狀綺錯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

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微特周王之馬跡不至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謝人之履齒不及嚴徑蕭條登探者

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

邦夫其德及故信字信字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排

徊北山以寄勝槩迺槩迺塗作我攸字於是不崇

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

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于揮絲

相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

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幽脩竹蕪沒

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闕領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成斷鬱
隱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本州字下首

將為害谷嶮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嶮巖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峻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
而求天作地主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自之
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得環
山為城有石焉翳于臬草有泉焉伏于土墜地危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
墟豈公之來既逾月理其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
行其塗積之立如滿之園如既焚既醜出清濁辨賢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香敷舒視其蓄則浴潔
軒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臥或立或仆或斃或逐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
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通延野綠
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木外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
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
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
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碑一作以爲
二千石措法

永州萬石亭記本州下首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來莅永州間日一作登城地
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際書作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

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敵仄以入作側一本綿谷
跨谿皆大石林立溪若奔雲錯若置其巖怒者虎闔企者鳥厲
扶其兀則鼻口相呀切呀一與加切搜其根則蹄股交時
本行環行平愕本行疑其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
榛蕪本行決澮溝道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
泓渟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
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
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阜攢巒音巒
與山無窮明目州邑羣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
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負而請名公曰是石
之數不可知也以真多而命之曰萬石亭羣老又言曰然夫
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為二千石既多其數

盈一本本也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我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道
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三公秋統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
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指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闔門道
合早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書萬年宗元嘗以謄奏錄尚
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在正月五日記

零陵二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墜
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
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
塗音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
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音舉
補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老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
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適相匿役基月辨理音辨宿臺

披露音服音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

施百更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音舉周禮以鼙鼓二役事

雞豚相饋音九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

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

發牆藩驅臺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馬石如林積坳為池音

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聚峯瓏音蕭蕭音無音字

切響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闊鳥慕靜深別

孕集穴沉浮嘯萃不蓋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

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勝樂如置清具實以燕好旅以館舍

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是為首在昔祖謀野而獲

新谷入則夫觀游者果未嘗之音其果出於是

及其弊也則以玩然以荒去也便繼是者咸有醉之志則

邑民之福其可既立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

于石辭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增廣註釋音義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當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

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願作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

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乃崔君君之一太之姓同收亦從而差耳以貢則買諸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

雜然謠曰眩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

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

貪貪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數該今

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歎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

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
乃誠本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
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直祥者也君子之
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
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其神記

鼻其神象祠也前鼻其神記不知何自始立因
而勿除完而怕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
郎中刺道州薛公除穢草和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
去亂即治變申為淫若瑟而起難默若矇而瞭矇音
劫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
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刻敷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
之吏實理使吏以惡德而毒非花吾人之意

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社公又懼

楚倍之尚鬼而難論也乃禱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

左傳十又曰淫祀無福祀天子則史于下非以專土

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者去奇邪俾斯人

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道吾之序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

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

我有苟老公煥其肌我有病隆公起其羸羸音公

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

懷德俾我斯管千歲之宜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通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

斥一祠而一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

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龍興寺東北限有堂龍興寺東北限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墀壁而起者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夷夷平凡持鍾者盡死夷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饑饉夷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夷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夷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夷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鍾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攻心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立記

游之適大率有一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憂廓彼夷則於曠宜抵立堙伏灌奔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敬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櫛叢石穹若洞台翳若林麓夷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立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龍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夷凡坳窪坻岸之狀夷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獲禰之植夷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翳蔚步武錯迂夷辨斷結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求之佳寺也登高數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一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直之幽幽可以處休立之窅窅

可以觀妙溥暑道去茲立之下大和_不迂茲立之巔_與金_乎茲
立_物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_弱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
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_滌湯_黨切_音曰_新
日_東東_山蒙_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
曰是其下有陂池_矣渠_申以_湘水_之流_衆山_之會_果去_是其
見_遠矣_遂命_僕人_持刀_斧群_而斲_焉叢_莽注_下頽_萬類_皆出_曠
焉_茫焉_天為_之大_益高_地為_之加_闊立_陵山_谷之_峻江_湖地_澤
之_大咸_若有_增廣_之者_夫其_地之_奇必_以遺_乎後_不可_曠也
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負_一木_州字_下有_乎字_子厚_來
目_而心_得無_事為_取官_之祿_秩以_為其_亭其_高且_廣蓋_方也
君_一焉_或異_異之_居於_斯而_不必_為是_也余謂昔之_上人_若

不起_寔坐_定足以_觀於_空色_之實_而游_乎物_之終_始其_然也_逾
寂_其竟_也逾_有然_則嚮_之礙_之者_為果_礙耶_今之_闢之_者為_果
果_闢耶_彼所_謂竟_而照_者吾_詎知_其不_由是_道也_豈其_言族_之
之_擊擊_於通_塞乎_有無_之方_以自_挾耶_或曰_然則_宜書_之
乃_書于_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召在黨人不_容於_尚書_省出_為邵_州道_之永州_司
馬_至則_無以_為居_居龍_興寺_西序_之下_余知_釋氏_之道_且又_久
固_所賴_也然_余所_庇之_室其_隱蔽_其戶_北向_居昧_昧也_寺之_之
居_於是_州為_高西_序之_西屬_當大_江之_流江_之外_山谷_林麓_麓
甚_衆於是_鑿西_墻以_為戶_戶之_外為_軒以_附墓_木之_杪無_所
不_曠焉_不徒_席不_運凡_而得_大觀_夫室_嚮者_之室_也席_與几_几
嚮_者之_處也_嚮也_昧而_今也_顯豈_異物_耶因_悟失_佛之_道可

以轉感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竟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
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瞶開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
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樂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仁音韻又病且憂則聚巫師
用雜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
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因不食敵
面死以故尸易耗田易荒而膏子不孳董之禮則頑東之刑
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
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
六百室水南二百室賊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
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
宗元始至遂神于德遠而取其地其佛有小僧舍湖之廣大

遠達橫街音韻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

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
使擊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
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
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亩音韻凡樹木若
干本竹二萬竿園百畦音韻田若干塍音韻治事僧曰
退思曰今寰曰道堅後一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音韻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韻釋迦牟尼如

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二惡八難劫日眾寶以為飾其

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
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二昧詠大勸
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顓顓者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
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其象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陸前刺史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
奉斯事遠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取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
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
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蓋慈字以開後學有
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
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一大士之像續蓋
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永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
鍾大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濱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
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
蓋嘗有鍛鐵者居本無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噫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
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
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以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旨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
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益銅錢鐔刀鈇者也
田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
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
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
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
於敗為世笑斯可以其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益

錡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
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
采書以為志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
以百數求最善環求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
南至于瀧泉瀧泉在湘源東至于黃溪東屯或無黃其間各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
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無神祠字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窈水之中皆小石平布
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首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
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一本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沉沉無聲一本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或無
以魚尾不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頤斷巖巖嶺來切又古海切巖下地巖中肉其下大石離

列一作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

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

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慶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

與王聲相逼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

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平民今祠在

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

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謫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慄慄則施施而行

洄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

相枕以卧而憂憂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遂命僕一過湘江緣染溪一斫榛莽焚茅茷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下之勢呀然洼然之狀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

與天然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

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然

然

然

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鈺鈕潭記

鈺鈕潭在西山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湯擊益暴激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受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賢音茂也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本者一本係而又一有聲深然水入大水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鈺鈕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鈺鈕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備也為魚梁梁之上有立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氣上而出聳為奇壯者始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崩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亦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僅買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忽即更取器用剋刻搗草音此字音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流鳥獸魚之激遊本舉熙熙然巧技以効茲立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涼之狀與自蘇漢唐之聲與耳謀

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一 師匠師雖古好事之士或未曾至焉
意以茲立之勝致之潭錫鄩杜陽 則其地則黃帝之土
夫過而題之實四百願報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元之獨
喜得之是其果有遺平畫於石所以賀茲立之連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
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
為坻為島為嶼為嵒為巖為壑為池為泉為瀉為瀾為澗為壑
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西遊無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怡然不動俛仰遊逝逝 翕然來翕忽似
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 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
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 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翕然

骨情倦幽遠以其境過清不可以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
武陵製古 余弟宗玄 繼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
奉壹

袁家渴記

由舟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鈿潭由溪
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
燕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其處也 越之
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
館高嶂合下與自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
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
山皆美石 多白礫石 其楠多楓楠石楠榿樟柚 其
音 則 止 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 水石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撞葉草紛紅綠
綠自勃香氣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示
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出
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其橋其上有一泉幽然其
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越天
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時環周又折西
行旁陷巖石下北墜小潭潭幅百尺清深多魚魚鱗
又北曲行紆餘晚若無窮然率入于渴其側皆說石怪木
奇丹美箭可列坐而磨焉風聲其聲如石擊石之既其
聽始遠從州得之

既既醒而盈宜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
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
日蠲渠至大石才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伏於是
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
大倍石渠三之一本之下巨石為底一本无達于兩涯若床
若堂若陳筵席若限與水乎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跌而往揭音切又折竹掃陳葉拂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
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不能鱗之石均
養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跡履
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
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

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一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

東西皆水匯湖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祖咸什咸曰背

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

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觀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下上若一曰龜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

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

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補切皆獨立不倚

北流潯水瀨下流本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

茄古牙切藕茄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夥東西九十

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

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

入小穴倍黑而上始黑已而上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

穴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罅於上

明切黑肌而赤脉寸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種多

貞切者多餐雷之竹音當竹名多稟吾其鳥多狝歸音歸

音歸石魚之山金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狝歸西有穴類仙身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註下有

麓環之泉大類穀音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從無所

見多綠青之魚及石脚多像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

望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

形音指探音指酒陰音指度則應在立

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聲峨水出焉

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義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增廣註釋音義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書明詩責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代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是坊與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

誅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此痛也又音正病也不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本非獨瘡瘍為也

疾言百例復起為入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

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末路一本下更厄寒斃元

如下事既壅隔一本准凡狠忤貴近音誤狂疎終矣

不測之事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

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掛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同旁午搆扇便為敵讎

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贖各得善地無公

事一本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并瘡痍

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

誰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本无又何

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

亦有天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徠之鄉一音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整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一音榮榮孤立去有子息荒

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无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

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一本无子口替其

眚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愴惕一音徹香衣切一本无居切一本无

哀一音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文人所共憫惜

也先墓一音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護逐來

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

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凶矣

每邁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

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焉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
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二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必嘗有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為事走烈身殘家
破為世大慘時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
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鹽漱鹽貫管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懇以至此也自古
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異本无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疑曰我乃无兄娶孤女云擢
婦翁者伯魚二娶孤女人謂之擢婦翁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別卒光史籍作冊管仲遇盜并為功臣恥人罵立以
之為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離婁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而有諾一本无為字許慎也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各見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管束縛於晉終以無死
之國語晉文公伐鄭得管而歸將身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
之九年晉侯見鍾儀曰鄭人欲殺也叔向囚屬自期
之乘車歸南音云云晉侯重為之禮也叔向囚屬自期
必免左傳向許兩切晉大夫羊舌肸也叔向囚屬自期
騎危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盾之產因上屋屬危謂使若曰危
之死趙盾不與王地則李則刺通據飛耳為齊上客刺事見
之漢史張蒼韓信伏斧鑕也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
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
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本略見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
能有解脫今以恇怯渙音恇音乃音也下才末伎又
嬰必懼痼病一本作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
矣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於此然力薄才劣材一本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親錄當作

於此也俗作觀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及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一本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

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社一本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衰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通字

上有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一本更不敢望歸掃坐城退託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履與子無復恨矣書辭繁

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懇之至懇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揚京兆燕書一本月日宗元再拜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以及文章末

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知憂閭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為辭是人言顯賞許其素尚

而激其忠誠者一本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

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

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

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

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

王猛字以尹縉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

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何增馬謖得以

惑孔明六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士末類也周仁以重臣
為二千石本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志近世尤好此
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
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
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漆土揭
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絨冕冀以徒錄一本此下趨走其
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下字
盡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而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言必有二間是私好
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聞也又曰彼無私好
歟交以利歟一聞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歟其非也切切茲
咈吾事二間也長是而不言以自白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

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為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
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
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採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
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闕
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
闕故不可憚煩今之出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
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
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希王
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均若
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
流當世叔仲鼎列唐登科進士十一年揚凌中進士皆有名

時號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變子敬之字茂孝嘗為

和二年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

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作大一本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

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

尚書即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

數十篇書度幾鏗鏘陶治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巨譚亦云親見

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柏如明如賈誼專如

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本此下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享無以盡訓詁風

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

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

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瘡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

常眊眊然騷擾眊音冒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昔故撫心按膽不

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燬館無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

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

火恐累日茫茫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本意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矻矻音口骨切勞極兒又獲作兒中心之悃

幅鬱結平力切鬱也具載所獻許京兆文人書不能重

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奔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
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
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
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纓
為大族五六從以來聯切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
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龍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
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
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
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
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子學取父揚好女正元十五年卒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
子然無一日之命也謂楊氏嘗孕子而不育至今無以託嗣續恨
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
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一作世嗣或者猶
望延壽命以及大耋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
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
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頽布之座右一作不勝感激之至宗
元再拜

與裴瑒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宗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
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
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
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萬賢幸乃一售音辭不得者請張
排根一本作根也唐裴度傳為女姦殺根神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
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懸勢益險有豕有耳者相郵傳作
醜語一本下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
錮錮壻而不能即死者以為父當自明今亦父矣而嗔罵者

塞眾人之怒誘語轉後置置數數鬪鬪五漸成怪民節智
求仕者更言僕以悅離人之心信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肯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暇也不
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
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
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益
為非足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以慣習炎毒昏耗重
脆直切也願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革慘慄也參七感也毛髮蕭條
瞿然注視九也心怵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
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也今聽之怡然不
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書夜滿耳聞北
人言則嗚呼走匿雖病夫亦阻然之出門見通州閭市井

者其十有八九焚而後興自料是比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
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維家置一象以自稱道詎益
其耳用是更樂瘖默音餘語也思與木石為徒不後致意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
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
在一物之數耶身彼之目觀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
找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
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僕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
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切伐木餘也不能生植猶
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爾切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
曰罪相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屬為耕此也本作厚云

亦已(實矣)初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
僕於精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心者書外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
一之書人僕雖贏餘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
僕言取眾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本即不復煦僕
其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為裝應叔蕭思謙蕭思謙
僕各有言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羣在近地
人事公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
王之法以宥罪矣不悉其白

與顏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賈外置同正真柳宗元謹致書
十郎勳元號門生而不知息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
趨以進者趨以進者或曰我知息則惡乎辨然而辨

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作當隆赫柄用而蟬附蟻合煦煦趨
趨趨趨趨千余如便僻便僻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
且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
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
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
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廣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
頽頽元九年十年頽少連頽少連以礼部侍郎知貢本取執事試追狀
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則中則口飛語譁然譁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顧中山劉禹錫等逞逞惕憂無
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
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不意璞者復以病執事童
璞音領今按文云不意璞者即合音璞璞碎也此誠私心
音書音領今按文云不意璞者即合音璞璞碎也此誠私心
痛之垢鬱洶湧不知所發當以自懷在朝不能自奇節宏議

以方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危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眾人不能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令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幸嘗於時離散
捐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
始偃蹇退居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先死
瘡土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
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潘本復得與人聞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韻音書不能既作
宗元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由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頰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
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
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
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一本利紙筆
為私書取以供子弟寶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利紙筆
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
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

更惡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人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或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隨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姑阮好游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來州刺史刺時賜言事又且得太尉實辭參校備具太尉大即之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天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勲心未嘗虧則其位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勢為謀也史遷死退之後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中之其也其壯今孤因及細連遭遭

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刑制徵夏無且且謂刑制贊曰謂刑制贊曰公孫季身公孫季身重生共重生共是日言大將軍徵蘇建中史記蘇建語余游貝知其事為余道之游貝知其事為余道之云言留侯微畫容貌云言留侯微畫容貌觀觀觀觀人期友人期友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傳著以傳著以傳著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書在呂恭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屢慕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屢慕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成焉漢成焉漢蚤好觀古書家所書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成焉漢編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書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編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書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見名氏亦下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見名氏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

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
等類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
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為擢之怪擢一作
而強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為之乎且古之
言美者藏也壤樹之而若子以為議醜醜子醜也况廬而居
者其是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辟也亦故
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
而不除盡宜廢於度而矯於求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
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詭也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
誠仁者不忍播過恐傷於道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
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代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
良而吾子贊焉贊也固無庸議矣作
東郭改市東郭也比竹比竹也士大夫相與至陶甄梓

匠之工備學必不得作化情惑之俗化情惑也故曰
故曰化情惑之俗絕偷身之源而將桑冷種深耕易耨之力用
寬信尚質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人之過而莫
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滄濟之清有玷焉若
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六論為未究欲畢其言
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願願也及詳讀五六日求
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謹謹傳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
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
贊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

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人則吾愈不識也
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累天果蒞之自
為果蒞瘡疔之自為瘡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
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解于字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
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本解字人勝
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德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
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解于字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
法制也解于字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製
皆天也法制與序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
凶豐理亂出焉解于字之矣元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
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解于字一曰天勝焉一
曰人勝焉何哉非本義之先者智勝也解于字虞
芮力窮也解于字臣宋曾也解于字且解于字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

君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
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然之辭爾
一本為字皆不足喻乎道皆字子其惡之無美言修論解于字
也解于字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乎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
常形者其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幽靈重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
得此說斷切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童子何嘗未
於學而遽云云也都解于字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解于字難而
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
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

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
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
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章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
財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
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
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
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遷云云也
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二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者則此
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本異字
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
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惑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
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云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德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
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曾記某村某宅聞兄與裴太常
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手又聞
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手又聞
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韓安平字
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先生
書春秋傳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
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礼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
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
乃大和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生盡得宗指辨
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四見聖人
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濼也。陳也。在。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徵書。其。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其書。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論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請。惟。頃嘗。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變子。不務正。義。奔。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贊也。今錄以往。可知愚之所謂者。平。微。指。中。明。人。來。論。平。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於。此。前。集。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惟。元。在。維。矣。趙。宗元。

往在文。所云。前書亦請。陸先生。莫。表。今。以。事。獻。與。言。其。講。之。善。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賞。也。若。法。為。以。同。於。孔。師。與。弟。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誌。

答呂武陵論非國語書

揚。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弄。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善。意。欲。施。之。事。實。以。補。時。之。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轉。時。之。物。之。道。不。可。陳。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足。下。至。矣。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自。舒。炯。若。深。井。

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音每以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之所謂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音如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詭怪張之以闕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羅陷穽也不以而出之則顛者幾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其語又在則有君民坐若蟻然音如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知言者為準音如不為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誠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僕也

以付音如僕讀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音如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為其言本備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前峭刻嚴不能從容平泥乎大道音如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遂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妄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音如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侈於世身編美人名列因藉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老好說以反倫其道非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

爾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窮也余莫不自創以當後世
之訕怒朝方其不藏救世之謬也一本元為六十七篇命
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然不喜賦於以道之難明
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
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環
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軌令往一
惟少留視後愿以卒相之也佳時致用作孟子評李與有
畫詞者告余曰吾以教用書示路乎路乎曰善則善矣然普
之為書者豈若是概前人耶之蓋子實斯言也余曰致
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無益乎蓋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
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用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
乎是况不及是者則則余之言也者亦快矣卒如之何
苟不博於而者以明者之言也者亦快矣卒如之何

世滋不減而西焉如於化光何如哉然乎中必屬乎
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
拓之不遠鑽礦之不工類類之不除也類類也得之為難知
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則明字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為
日月之蝕也夫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
以來茲道大闢家脩人勵利精竭慮者幾千年矣論其間
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漢及後代越
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日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論子者
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論訪升降

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
以有異其間者合乎不乎是未可知也而
又榮士虛令者比肩而大底生則不遇死
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典焉
連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
乎未甚隨者哉固自有文不傳於後祀聲
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之
之士亦多庶幾前作我賊文吏扶其意
欲一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遂起金吉
王耀誼聲暫一入儼一時之聲翻羽能
終論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
所以難也問問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
寄編其無穢心悖氣動交於胸中亦未
知其勝故又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
賦頌碑文已見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
全治書卷中則之也其用必有所擇
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
以有異其間者合乎不乎是未可知也而
又榮士虛令者比肩而大底生則不遇死
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典焉
連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
乎未甚隨者哉固自有文不傳於後祀聲
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之
之士亦多庶幾前作我賊文吏扶其意
欲一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遂起金吉
王耀誼聲暫一入儼一時之聲翻羽能
終論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
所以難也問問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
寄編其無穢心悖氣動交於胸中亦未
知其勝故又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
賦頌碑文已見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
全治書卷中則之也其用必有所擇

謝文二十

